

教育局长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JIAOYUJUZHANG

岳东西 著

教育局长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JIAOYUJUZHANG

岳东西 著

◎ 岳东西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局长 / 岳东西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313-3612-9

I. 教… II. 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8733 号

教育局长

责任编辑 王 平 王晓娣

责任校对 高 辉

装帧设计 柏拉图工作室

幅面尺寸 175mm×250mm

字 数 369 千字

印 张 18.5

印 数 1-20 000 册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ISBN 978-7-5313-3612-9

定价: 2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25872814 转 2050

序

一年前，一位颇具书生气的年轻人在办公室找到我，说：王老师，我一直梦想自己成为您这样的名师，为沉闷的教育吹一股清风。可是我发现这太难了，我做不到，可是我非常崇敬您，您看我能不能来您身边工作？

我的职业习惯又发作了，就激他：你说成不了我这样的老师，那你还来这里干什么，我不要对自己都没有信心的人。

年轻人二话没说，从包里掏出一沓厚厚的书稿，拍打两下说：王老师，你别以为我是个没志气的人，我的理想和感情都融到这里了。

我拿过来一看，是一部长篇小说书稿，题目叫《教育局长》。我翻开一看，一下子就被开头吸引住了，不知不觉一口气读了十几页。

我掩卷沉思，能写出这么引人入胜的故事，至少是个不错的语文教师吧。一了解，原来他在文学写作方面已经小有成就。办教育是为了培养学生，而要培养学生首先要培养高素质的教师，这个年轻人应该可以造就。这样，我就把他留下了。

一年多来，我领衔的宽高教育集团执著于自己的办学宗旨和教育理念，激励了千千万万的学生，启发了千千万万的家长，影响了千千万万的教师。我也欣慰地看到，在宽高教育这个平台上，这个叫岳兴彩的年轻人在一步步成长和成熟，才华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由于作者大大开阔了视野，对现实问题有了深入的思考和认识，这部《教育局长》也在一步步完善和丰实。

忙里偷闲，我不时拿起这部书稿看两眼，竟然很快上瘾，里面的教育局长李兴华一下子把我抓住。有时候感觉和他似曾相识，却又不知相逢在何时何处；有时候感觉他就是老朋友，像多年不见，又像天天见面。

这些年，我受教育界同仁之邀，足迹踏遍全国各地，接触过许多教育局长，其中不乏像李兴华这样的教育局长。他们胸怀教育理想，苦苦探索追求，兢兢业业工作，是教育改革大业的中流砥柱。他们的苦与乐，他们的喜与忧，他们的梦想和困惑，真是不在其中不解其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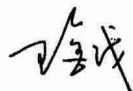
当然教育局长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有时候也可能会犯错误。近两年我就

耳闻目睹了许多教育腐败的事实，让人痛心不已，但这毕竟是少数。就像《教育局长》的主人公，他也不是完美的人，但他能知错就改，这就是好官，就是合格的教育工作者。

读完这本书感觉沉重，作者对教育现实矛盾的解剖可谓切中要害，对教育改革种种艰辛的描述可谓生动真实。

读完这本书又感到释然，因为好久以来我一直思考的问题，里面的教育局长也在思考；好久以来我一直想说的一些话，里面的人物在替我说。

在感动、震撼、深思之余，我愿将此书推荐给广大读者。



2009年12月

滨河市教育局局长办公室。

实验中学校长许志国把一份辞职报告放到教育局长李兴华桌上，他满头粗硬的短发不知什么时候变得花白，黝黑的面容显得十分憔悴。

许志国两天前被停职检查，原因是实验中学发生一起震惊社会乃至全省教育界的学生跳楼自杀事件，而自杀的学生正是滨河市主管教育的马副市长的内弟。更为巧合的是，事件发生那天正赶上全省数学高考教研会在实验中学召开，全省各地专家、教师代表、媒体记者还有教育厅的领导云集这里。

由于学校处理事件不够及时妥当，场面很混乱。让在场的省媒体记者把事情搞得沸沸扬扬，在全省造成极坏影响。

事件对许志国和实验中学是个沉重打击，对李兴华和全市教育系统也是个重大冲击。

李兴华当教育局长以来，滨河市高考升学率逐年上升，由中游水平跃居全省第二，其他各项工作也走在全省教育系统前列。这四年，他的荣誉接二连三，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省教育改革十大新闻人物、省劳动模范、省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

而他的荣耀和辉煌是从实验中学开始的，他时常回忆起那段令他骄傲的时光。年轻的他满腔激情浑身干劲，采取一系列提高教师积极性的激励措施，建立起严格完备的教学管理体制，带领全校师生励精图治，短短三年就使实验中学在激烈的高考竞争中脱颖而出，由一个小字辈一跃成为全市唯一一所升学率可跟省重点中学市一中比肩的学校。从此，他成为全市教育系统的一面旗帜，也成为政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

可是这些到底有多大价值和意义呢，这些又能为滨河市教育、为全市几十万名学子带来什么呢？

市政府王市长对学生事件很恼火，专门做出指示：要求严肃追查相关人员的责任。马副市长的妻子赵丽平悲伤欲绝，对此事不依不饶；马副市长指令成立以教育局长李兴华为组长的事件调查处理小组，彻底查清原因，彻底整改。

而作为教育局长，李兴华现在面临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

李兴华参加完市政府召开的廉政工作会议，到市政府招待所吃过工作午餐，坐车直接回教育局办公室。

墙上钟表的时针指向一点，他躺在长沙发上刚眯上眼，这时响起轻轻的敲门声。

这时候会是谁呀？他坐起身。门又响两下，柔和而清脆。他心里一动，是她吗，冯月琴？

他站起来整理一下衣服拢两把头发，正要过去开门，冯月琴自己开门进来了。

“路过这儿看你的门没锁，怎么不回家呀？”她上下打量着他。

“到市府开会刚回来。”李兴华到办公桌前坐下，“坐吧。”

冯月琴过去弯腰整理一下弄皱的沙发套，没坐，直起身朝李兴华走过来：“开什么重要会呀，非得你去。”

“要求一把手去。”一股带着体温的香水味朝李兴华袭来，他一阵晕眩同时心脏猛然跳动起来，“你，你到沙发上坐吧。”

冯月琴没动，一转身倚靠在办公桌沿上，习惯地抱起胳膊：“不想坐，成天坐着，腰都坐塌了。”说着一只手绕到背后轻敲两下。

李兴华突然发笑：“奇怪，女人怎么都爱腰疼，男人反而没有成天喊腰疼的。”

冯月琴忽然一转身，接着向前凑一下，娇嗔地望着他：“什么意思啊你，女人受累多当然腰疼了。你这话明显带有歧视色彩嘛，你还是那么大男子主义！”

李兴华仰靠在椅背上，笑着解释：“我家那位也是，天天喊着腰疼，天天要我给她……唉，我看你们女人个个都成贵太太了。”

“人家是局长夫人呀，还不就是贵太太嘛。我跟她可不一样，我的命可没人家好。”冯月琴垂下眼帘，“这些年我自己支撑下来，家里有孩子，外面要工作，我承受多大压力啊，你是根本体会不到的，永远也体会不到。”

“我知道，体会不到也能想象得到。”

“是吗，也许吧，但愿世界上还有一个男人能够理解我。”冯月琴眼睛湿润着，忽然又转脸一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呀，不说了。”

“好在现在孩子大了，你工作上也顺利。”李兴华安慰她说。

冯月琴叹口气：“是呀，孩子大了，眼看就要离开了，这个家就要空了。女人一辈子图个什么呢，其实你还不完全懂女人，你们男人也许一辈子都不懂女人。”

李兴华一时不知怎么接她的话茬儿，只好沉默着。

冯月琴身子离开桌子，双手拢着微烫过的头发踱几步，又猛然回转身：

“哎，实验中学领导班子到底动不动啊，上面是什么态度？”

李兴华的目光正贴在她性感的腰身上，她这一转身让他措手不及，目光一时无处安放：“哦，嗯？你说什么，换什么人啊？”

“在想什么呢，”冯月琴又好气又好笑，“我问你，实验中学出那么大事儿，社会反响那么大，许志国还干得下去？我看马副市长也不打算给他留面子啊。”

“我可没那么想，上级也没明确表态要调整实验中学的班子。这种敏感的事情最好不要随便讲，你是人事科科长应该有这个意识。”

“我不是在这儿跟你说嘛，我跟谁讲了？”冯月琴不满地高声说，“再说这事儿也不是我讲的，局里哪个心里不明白？社会上谁不在议论啊？我既然是人事科科长为什么不能关注一下这个事情？”

李兴华连连点头，“嗯嗯，好好，你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关注一下可以，你就是搞人事的嘛。”侧耳听听楼道的脚步声，指指门口小声说，“到上班时间了，注意点儿影响好不好？”

“行，那就这样吧局长，不打搅您了！”冯月琴狠狠盯他一眼，扭身走向门口，大开着门扬长而去。

李兴华无奈地摇摇头，自己走过去把门关上。回来坐下，感觉疲惫而又心绪难平。

他太了解冯月琴了，她跟别的女人不一样，她想当实验中学校长。

冯月琴是他的高中同学，师范大学毕业后又同时分配到实验中学当教师，工作中两人感情自然贴近。李兴华凭着勤奋和才华很快就在青年教师中崭露头角，多次举行公开课，其新颖的教学思路和灵活的教学方法得到市教研室的肯定，被作为教学新秀培养。不仅如此，李兴华的班主任工作也很出色，他创造性地采取学生自我管理的方式，充分发挥学生个性，班级气氛活跃，学习成绩也在全年级名列前茅。

冯月琴的爸爸是实验中学校长，在日益激烈的高考竞争中，老校长显然有些力不从心。传统的教育方针在他头脑里根深蒂固，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老校长的愿望是退休前使实验中学的高考成绩有起色，并培养起一批优秀青年教师。

李兴华得到老校长的大力培养和提携，送走第一届学生后就成为年级主任，一年后又成为学校团委副书记，老校长退休前他已是政教处主任。在爸爸的默许下，冯月琴和他的恋爱关系也进展迅速，在全校已处于公开状态。正当要谈婚论嫁的时候，两人关系突然出现裂痕，冯月琴闪电般地嫁给一个市政府秘书。结婚第八年，已当上局长的丈夫出车祸身亡，冯月琴带着女儿孤身一人至今。

初春温煦的阳光透过窗子洒在身上，李兴华靠在椅背上想闭目养一会儿神。

一个鲜活的生命，从六层楼的某一个窗台，越过一扇扇窗口，翩然落地……

一大摊灼目的鲜血，汪在冷硬的水泥地上，还没完全凝固，似乎还在散发着生命的温热和气息……

一个奄奄一息的生命，脑袋几乎全被厚厚的纱布和绷带包住，只露出鼻孔和微张的惨白的嘴唇。他气息已经很微弱，只听到他嘴里的氧气管发出急促的沙沙声。他的一个手指在不停地抽搐，像寒风中一只冻得瑟瑟发抖的小鸟……

这些天来，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哪里，这样的景象不时在李兴华眼前出现，有时候晚上还从睡梦中惊醒。

二

门有节奏地响三下，基教科科长代权双肩微耸从门缝里溜进来，转身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蹑手蹑脚走过来，像猫一样没有声响。

代权是这次学生事件调查处理小组副组长。

李兴华很不喜欢他这种习惯：“把门打开吧，透透气儿！”他下巴朝门口一指。

代权机敏地一转身，蹦跳着跑回去，先把门打开一半，回头看看局长。

“都打开！”李兴华大声说。

代权把门开到最大，小心贴墙靠好，又转身蹑脚走过来，双手把一份调查报告送到李兴华面前：“局长，这是赵天一事件的初步调查。”

跳楼身亡的学生赵天一虽是马副市长夫人赵丽平同父异母的弟弟，但姐姐对这个弟弟呵护备至，姐弟俩感情非常好。赵天一的爸爸也就是马副市长的岳父曾是滨河市委宣传部部长，在将要退休的年龄生了这么个儿子。

赵天一从小非常娇惯，但性格内向，有精神抑郁病史。赵天一曾以全市八十二名、全校二十六名的中考成绩进入实验中学，高一阶段学习压力大，成绩忽高忽低。高二上学期曾因精神状态不佳请过长假，第二学期开学后返回学校，但情绪极不稳定，很少跟老师同学交流沟通。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对他非常照顾，多次安排给他补课。老部长和马副市长夫人对老师们的工作比较满意，并多次表达感谢之意。

事件发生前，班主任刘明亮考虑到他精神状态还不稳定，担心增加他的精神压力，就暂时没给他安排补课。刘明亮老师还让全班同学平时对赵天一多关照，跟他多交流。事发当天，刘明亮发现赵天一早读后自己在教室没去吃早餐，就问他为什么不去，赵天一回答说他从来不吃早餐。因为要准备上课，刘明亮简单跟他聊几句就离开了教室。大概十几分钟以后，事件就发生了。

李兴华浏览完报告，凝眉沉思着。

代权小心翼翼而又十分肯定地表达出自己的看法：“从调查得到的情况来看，事件发生责任不在班主任和任课老师，根本原因是学校管理不善，办学思想和办学导向有问题。”

李兴华点一下头：“这也不仅是实验中学存在的问题，这是教育存在的大问题啊。”

代权又递上一份打印材料：“局长，这是我最近搜集的网上言论。”

李兴华一摆手说：“别管这些，时间长了自然就消失了，我们只管干好自己的事情！”

代权看看局长脸色，又说：“局长，这些言论都是教育系统内部的，社会上的议论倒是在逐渐消退。”

李兴华的目光在打印纸上扫一下，探询地看着代权：“哦，你怎么知道？”

“分析网名啊，”代权目光兴奋地一闪，“而且大都是学校教师。局长您看，‘人民的老九’、‘残烛’、‘粉笔头’、‘骨干教师’、‘报晓公鸡’，这些人不是教师是什么？而且这些教师大都对实验中学内情了如指掌，可见他们大都是实验中学的老师。局长，您看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李兴华正一下身子，还是拿起打印纸看起来。

“可见许志国在教师中威信不高啊。”代权转身凑过来，又指着纸上一句话说，“局长，这句话很像直接针对您的。”

李兴华把目光移过去看看，笑笑说：“是吗，我理解力差，看不出来。”

代权马上解释：“局长您看，‘实验起家，学霸滨河，立兴华夏’，这明摆着是说你啊，最后一句还包含您的名字呢。”

李兴华琢磨一下，哈哈笑了：“嗯，有意思，大概是在说我。”

“看看，这显然是在挑战教育局的权威嘛，这是公然践踏您教育局长的威信啊！许志国这思想工作到底是怎么做的呀，不是没力度就是有偏差。教育系统思想不统一，这工作还怎么搞啊？”

李兴华沉思一下，把打印纸往桌上一放：“老师们也是备受压抑啊，想发泄就让他们发泄一下吧，没什么大不了的。”

“言论自由也是有限度的，这样放任下去我看不好，负面影响太大。”

李兴华淡淡一笑：“好了，这事儿我知道了。”

李兴华向马副市长汇报了赵天一事件初步调查的结果。马副市长要求再做进一步调查，尽快研究制订一个处理方案，并要求挖掘出深层原因，找出教育教学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看来马副市长对这个小舅子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并没有过分斥责他的下属。

可是第二天上午李兴华刚到办公室，就接到马副市长的电话。

“学生事件调查工作开展不力啊，兴华。局限于表面，还不如一个记者调查嘛。我们是为了查清事实解决问题，可不是为了应付公事啊！”

马副市长的态度和说话语气变化之大，让李兴华感觉多少有些吃惊：“哦，马市长，调查的深度确实还不够，我们正在做进一步调查。”

“指导思想不对头，思路不对头，你们能调查出什么结果呢？有些人一出事儿就想推卸责任，而不是主动承担责任。调查本来是为了查清事实解决问题，一些人却借机为自己寻找开脱的机会和理由，好像出这事儿跟他一点关系没有，这是正确的态度吗？”

马副市长总体来说是个温和的人，对他李兴华也一直比较客气，可这次怎么了？

最后马副市长的语气才稍稍缓和：“我这里有个重要资料，是你们下一步调查的重要线索，你派人过来拿回去吧。”

李兴华赶紧派办公室秘书到市府一趟，拿回来两本厚厚的真皮日记本。

这是赵天一生前写的日记，是赵丽平刚刚发现的。

李兴华明白马副市长为什么一夜之间态度发生如此大的改变了。

他拿起一本日记前后端量一下，轻轻打开。

二月十七日，周四，阴

还是没人理我。看我的眼神也不一样，都偷看，我一转脸他们就把目光迅速转开，装作没看我，装成一不小心看到我，样子很痛苦。哼，我还不理你们呢！班主任对我也大不如前，简直是不管不问。他的眼神冷漠，大概对我彻底失望了。想当初刚进高一的时候，一周至少找我谈一次话，我考不好试他急得跟什么似的。上学期他还鼓励过我，现在他是彻底失望了。数学老师曾经很看重我，因为我数学中考成绩接近满分。可是现在，上数学课他只是朝我这边冷冷地瞥一

眼，走近我的时候脚步连放慢的迹象都没有，以前他可是经常趴在我课桌上说个没完。

我请假一个多月，加上寒假两个月，可我就是离开了上千年。一切都是陌生的，包括书本，包括这间教室，包括教室里所有的人。我成了怪物，都躲着我提防我。数理化我一点儿听不懂了，有时候语文英语也听不懂，大脑突然一片空白，就像电影突然断了胶片。我估计班里好多人心里都扬扬得意，因为当初我以中考成绩全班前六名的身份进的这个班，老师们个个对我关爱有加，他们对我嫉妒得要死。现在好了，我彻底垮了，对他们已经毫无威胁了。

我不再想证明什么，也不再想表白什么，我已经毫无兴趣。

开学的时候爸妈对我说了那些话，我也想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看来那是很难的事情，因为竞争非常残酷，正常状况下的我都有些吃力，现在的我怎么能再赶上去呢！

天啊！我该怎么办？

二月二十三日，阴

耻辱的一天，耻辱的一堂课！

上课老师提问我，那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了。从进入高二以来，不管上什么课，不管老师提什么问题都跟我无关，他们已经不大大叫我回答，我也不会主动回答他们的问题。本来我对英语老师还是有好感的，因为他还算公平，上课提问不局限于那几个成绩好的，而是按位次轮着让学生回答，这样轮上的时候我也偶尔起来回答一个问题。这次不知为什么我忽然非常想回答一个英语问题，我似乎想凭借这次机会找到以前的感觉，找到以前的自信。我甚至想凭借这次机会告诉老师和同学们，我还行，我赵天一还是那么优秀！我静静地等待着，心在不停地跳。我想出一个精彩句子，汉语意思一定会让大家感动。终于前面那位同学回答完了，我翘首望着老师，等待他说出那声“下一位”。可是他朝我瞥一眼说：“好，时间关系就不让下面的同学回答了。”

我脑袋嗡地一下，以后讲什么我一点儿也没听见，我会永远记住那冷冷的一瞥。我完了，已经毫无希望了。我还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我还是高估自己了，其实他们在他们眼里还不如地上的草芥，我还不如教室角落里的那把笤帚。

那次两个女生在走廊上小声说什么，我走过来她们看看我就不说了。当时我似乎听见一声“神经病”，没错，她们是说了声“神经病”，他们在说我是神经病！

我要让他们后悔，我要让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三

李兴华又拿出赵天一的日记，一边读一边反复揣摩马副市长的意思。

跟赵天一事件类似的事情，前几年滨河市也发生过，而全国一年还不知道发生多少。从法律上讲，学校和老师不负直接责任；但从教育的角度来讲，教育者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可是，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听马副市长的口气，好像只有找出具体责任人来，调查才算有力度，处理才能有警示效果。

马副市长本来就是教师出身，分管教育不是一年两年了，作为市领导他还是比较了解教育现状，也是颇能体谅教师甘苦的。可是这次事件的主角是他小舅子，再公正无私的领导面对这样的事情也难免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有时候甚至会偏离理性。

那么马副市长电话里的话，是不是一时感情用事说出来的呢？事后他是不是进行了反省呢？如果是，那么对赵天一事件的调查处理就基本上不会脱离常规。

话又说回来，作为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这个事件如何处理、处理得好坏，既直接影响他在教育系统乃至全市的威望，又影响他在家族亲戚中的威信，甚至影响他的家庭关系。这样看来，马副市长对事件的态度一夜之间急剧变化就可以理解了。也就是说，那些话应该不是他脱口说出的，而是各种力量在他心里博弈的结果，是他权衡之后作的决定。

这就让他李兴华同样面临一个难题。作为教育局长，如何处理赵天一事件会直接影响他在教育系统的威信，也直接影响市政府和马副市长对他的看法，乃至影响到他的局长位置。

可是，赵天一事件能找出一个具体责任人吗？如果有，他应该谁呢？如果提供不出来，那马副市长又会如何呢？

赵天一日记里多次提到班主任，调查这个事件当然也应该首先考虑班主任。

李兴华翻阅一下赵天一班主任的材料。刘明亮，全国优秀教师，省级教学能手，市级优秀班主任，市级劳动模范。

据了解，当时还是马副市长亲自打电话给实验中学校长许志国，特意把赵天

一调到刘明亮班里的。刘老师无论是教学和班级管理都是一把好手，他带的班高考后几乎每次都爆出新闻，成为一道风景，他因此也成为全市乃至全省的名师。

这样的老师会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把赵天一事件归咎于他，有说服力吗？如果说他有什么责任的话，那就是他的班学习气氛太浓竞争气氛太浓，或者说，他太注重考试成绩了。

可是这能怪他吗？要怪只能怪学校办学思路不正确，片面抓升学率，可是学校又怪谁呢？许志国又能怪谁呢？如果教育局不给学校施加压力，如果教育局不拿高考成绩来衡量全市的学校，学校也不至于这样吧，许志国这个校长也不愿当得这么累啊。

李兴华想到这里，心里不禁一沉。

市人民医院高干病房。

马副市长的老岳父赵老因痛失爱子，高血压心脏病同时发作，这两天病情才有所缓和。

教育局长李兴华和实验中学临时主持工作的柳副校长来医院看望赵老。

赵老压抑着内心的伤痛，显得比较平静和理智，体现出一位老干部老领导的素养：“想想这个事儿，首先是我的错误，我的错误得占大半，然后是你们的错误，你们的错误占小半。你们那一半错误中，大半又是马文超的错误，不是你们的错误，谁叫他是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呢，他是自食其果。”

李兴华感动得热泪盈眶，这就是我们的老前辈啊。他几乎哽咽着说：“赵老，您不要这么说，是我们教育局工作没做好啊。我是教育局长，我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赵老淡淡地笑一下，表情随即恢复严肃：“我听说实验中学校长也停职了，老师也在受审查，有那么回事儿？”

李兴华点点头。

“不怪人家，不能怪老师们，赶快让人家回来工作。要处理，怎么不先处理你们的副市长？你看看，学校和学校你争我夺，你死我活，把全市教育搞得硝烟弥漫，老师学生不堪重负，叫苦不迭，这算哪门子教育啊？教育不能这么搞啊，李局长！”老人说着说着有些激动，咳嗽气喘起来。

李兴华赶紧上前轻轻地给他抚弄着脊背：“赵老，我们回去一定要深刻反思，彻底整改，您老放心吧。”

“要是真这样儿，我搭上个儿子，为全市换来个好教育，那我这个儿子就搭得值。”

护士在一旁连连暗示李兴华，赵老不能激动，说话时间也不能太长。

李兴华向柳副校长递个眼色，柳副校长就从皮包里拿出银行卡，起身送到赵老面前：“赵老，这是给您的十万元赔偿和抚慰金，这是教育局和学校研究决定的。”

赵老把头扭向一旁，看都不看一眼，然后淡然一笑，说：“孩子都没了，我还要钱干什么。再说，我也不缺钱。”

李兴华说：“赵老，这是按国家法律规定给您的一点补偿，您应该收下。”

老人冷笑一下：“我知道怎么回事儿，别以为我老糊涂了。要是我女婿不当这个副市长，你们也会给我送来十万块钱？按照法律，我这个儿子这么做，你们是没有责任的。”

李兴华和柳副校长面面相觑，两人都不知说什么好。

周末晚上，李兴华破天荒地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新闻，女儿梦梦推门进来。

“爸，你也减负了呀，有时间看电视，哼。”

“噢，你今天怎么……”李兴华话还没出口，房间门就砰的一声巨响，梦梦转眼就不见了。

李兴华只好转向妻子把话问完：“噢，她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不是逃课吧？”因为急剧转动，脖子有些扭筋。

玉萍刚从厨房出来，没好气地说：“还问我！实验中学给学生减负了，你这当教育局长的不知道？周末白天都不上课了，晚自习还上什么呀。”

“哦，”李兴华恍悟，又转脸一边看电视，一边抬手揉捏着酸痛的脖颈。

“从早晨疯到现在，什么习也不用学了！”玉萍忽然靠过来附在丈夫耳边小声说，“肯定又跟那个男孩子在一起了，这回可有时间了。”

李兴华撇开身子：“说话就好好说，咬什么耳朵呀。”

“我还没说你呢！”玉萍嗓门一下子提上来，“孩子学习的事儿你从来不管，说话还不咸不淡的，教育局长先教育好自己的孩子才有说服力呀。实验中学要是再这么乱腾腾的，我就给梦梦转学，我的孩子可耽误不起！”

“你以为转学就能解决问题吗？”李兴华说，“转学就要适应环境，要适应老师，这个过程至少要半个学期呀！”

“可是不转学就耽误两年耽误孩子一辈子你知道吗！”

“实验中学好几千号学生，人家不都在那儿学得好好儿的吗！”

“他们是他们，你是教育局长，梦梦是教育局长的孩子！”

“正因为我是教育局长，这事儿才更不能办，你知道教育局长的孩子转学会对实验中学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这时候房间门砰的一下打开，女儿气呼呼地站在门口：“吵什么呀吵，就不能让人安静会儿！难怪我成绩不好，这样的家庭环境叫人家怎么学习呀？”

两个人都把话咽下去。

“告诉你们别瞎操心，我不转学！”女儿说完又把门砰的一下关上。

李兴华转脸看看妻子，有些幸灾乐祸：“看看，怎么样，我就告诉你不要瞎操心嘛。”

刘玉萍火上浇油，噌的一下跳起来：“你倒成好人了，我还弄得两面不是人！”她困兽一样在客厅转一圈，好像又要找什么合适的东西摔，最后奔到电视机前咔嚓一下关掉电源。

李兴华舒一口气，同时心里也凉一下。幸好还没摔东西，这已经是万幸了。他起身走到衣架前取下外套，转身朝门外走。

“你干什么去！”刘玉萍奔过来。

“有事儿。”李兴华赶紧溜出来把门关上，匆忙转身朝下走。

门又咔嚓一声打开，刘玉萍把脸夹在门缝里咬着牙说：“有本事你今晚上别回来！”

李兴华匆匆走出教育局家属院，拐弯向西走去。这条马路尽头是一个公园，在市区算是一条僻静的街道。

和煦的晚风里飘散着杨树柳树新芽的淡淡苦味，像清雅的上等好茶清爽宜人。出来散步的人不知从哪天开始多起来，女人身上的衣着色彩也丰富起来，美丽自信的年轻女人则迫不及待地穿上裙装，显得婀娜多姿。

月亮躲在马路旁的柳树枝条后面，静静洒下淡淡的清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李兴华不知为什么头脑里冒出这么一句诗，接着感觉自己的心情一下子好起来。

“是李局长啊。”

李兴华心里一动，同时感觉一股熟悉又陌生的气息袭过来。

冯月琴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他旁边，她上身套一件淡绿色羊毛衫，下穿暗红色方格长裙，在夜色下显得楚楚动人。

两人闲聊着到滨河公园僻静的地方找个长凳坐下。一股异样的感觉涌上来，笼罩在他和她之间。彼此的距离一下子拉得很近，近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近得感觉到对方的体温，近得让人心跳不已。

本来以为这种感觉已经很遥远了，可忽然间它一下子又离得如此切近。

“兴华，”月琴轻声说，声音简直像个少女，“刚分配到实验中学那年，我们第一次来这个公园，是个秋末，你还记得吗？”

李兴华点点头，其实他心里还模糊着。

“我们坐在河边的长椅上，我穿得单薄身上有些冷，站起来要回去，你一下就把我抱住。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大胆，一下子抱住我。看你平时规规矩矩还有些害羞，怎么突然就这样儿呢。我又惊又怕，可还是让你那么抱着。哎，你还记得吗？”

他想起来了，那是他第一次拥抱她，也是第一次真正拥抱一个女孩子，他怎么会忘记呢。可是他摇头笑笑，说：“是吗，我怎么忘了。”

“是呀，这么多年了，你不会记得了。”她顿一下，“而且，那些年你恨我，肯定都把那些事情忘光了。”

“那时候是恨你，可这么多年过去，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另一种感觉了。其实，有情人之间，‘恨’也是因为‘爱’。”

月琴转过脸，隔着淡淡的夜色凝视着他。她那柔美的薄薄的唇翕动一下，他的双唇似乎已经感觉到它的柔软和湿润。

月琴笑一下，转回脸：“可惜那时候我喜欢瞎折腾，命又不好。害了你，自己也没得好报。”

李兴华抬手轻轻碰碰她的胳膊：“看你，怎么这么说，那些事儿过去就过去了。”

四

如果市里真要追究一个人的责任，正在停职检查的许志国应该首当其冲。作为教育局长的李兴华，他只需顺水推舟，就可以干干净净地继续做他的教育局长。

当然那是极不负责任的，他李兴华也绝不会那样做。再说，许志国是他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他担任教育局长后就把实验中学交给了许志国。许志国一直延续他的办学思路，甚至学校管理上的一些具体做法也一直没变。实验中学之所以有今天的升学率和社会声誉，跟这些有直接关系。所以如果许志国倒下，对他这个局长的威信绝对不无影响。

教育局长办公室。

许志国敲门进来，一声不吭地坐在长沙发上，一副听候发落的样子。

李兴华冲上一杯茶放到他面前，他看都没看一眼。

“这段时间反省得怎么样啊，怎么不主动来汇报？”李兴华拿腔拿调地说。